

官板

東華錄

八

五	漢
二	書
一	門
六	
六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五	漢
二	書
一	
六	
六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11
冊數	16 (8)
函號	285 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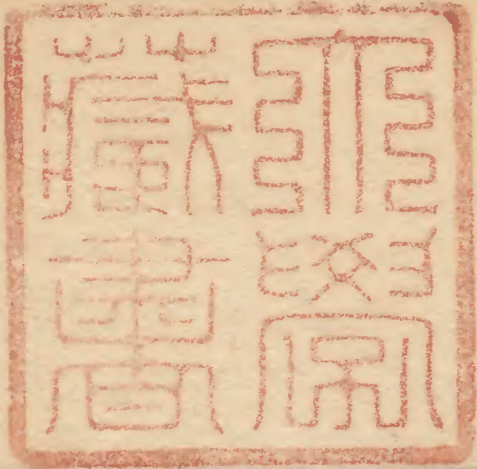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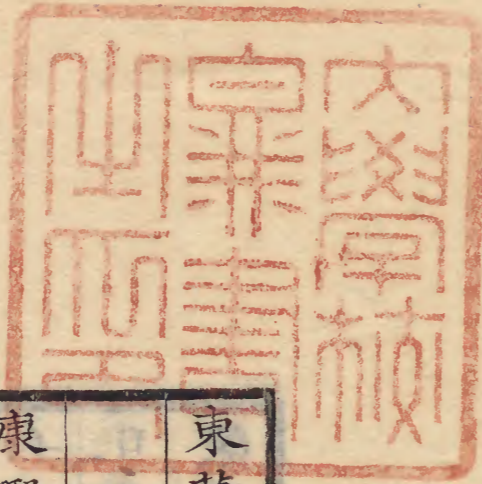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東華錄卷之八

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奉旨張國柱高起隆俱行處斬

停其示衆張足法吳起豐王會從寬免交內務府著

入旗紅本四月蓋議使趙良棟疏言臣于康熙十八

年四月疏請進兵不十日而取徽州十一日疏請兩

路進兵不十日而取成都奉旨上諭趙良棟若不克

取成都保寧如何而得若不得保寧成都如何而守

而部議保寧一路官兵功加十等成都一路官兵加

一等。若是懸殊。伏乞照例議叙。又言臣於康熙二十
年九月內抵滇。在總督金光祖營內會議。令臣進重
關下營。取得勝橋。翊日。章泰改令蔡毓榮取得勝橋。
而蔡毓榮之兵在重關。已十四日。未能取橋。二十日。
又公議。令臣破南堪之賊。取雙塔。臣于二十二夜。破
南堪。奪玉皇閣安營。二十五夜。奪新橋等處。賊見我
兵扼吭。人心始亂。郭壯圖自縊。吳世璠自盡。二十九
日。城開。此臣親率官兵。不三日。而奏捷者也。今蔡毓
榮官兵議叙。加十三等。而臣下官兵直入取城。竟未

議叙。乞敕部查叙。旨著王大臣會議。尋議趙良棟因
不急救建昌。以致陷賊。功罪相抵。無庸議叙。其標下
官兵。照例議叙。從之。六月。施琅大破海寇于澎湖。
賊渠劉國軒遁。七月。吏部題查正一真人。從無賜
卹致祭之例。應不准行。其恩詔誥命。應如所請。旨張
繼宗見號真人。即著照所襲銜名。給與誥命。一切僧
道。原不可過于優崇。若一時優崇。日後漸加。縱肆。或
別致妄為。爾等識之。海逆鄭克塽。遣偽官鄭平英
等。齎降表。至施琅軍前。上降救撫之。八月。施琅題

報七月十五日。鄭克塽遣偽官馮錫珪等齎降表詣軍前。請撤偽冊印。率眾登岸安插。臣隨遣官特榜曉諭兵民。驗視雜髮。至臺灣地方千餘里。戶口數十萬。或棄或守。伏候上裁。又奏臣于八月十一日。自澎湖進發。十三日入鹿耳門。至臺灣。十八日。鄭克塽及偽官俱雜髮。所有成功子鄭應等六人。克塽弟克舉等九人。偽武平侯劉國軒等子弟。俱陸續移入內地。尋加施琅靖海將軍。封靖海侯。世襲罔替。十月。羣臣以海寇平。請上尊號。不許。祭酒王士正請修補闕

學所藏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刻板。及飭督撫查明南監板。令學臣收貯儒學尊經閣中。從之。壬寅。山西太原府地震。命尚書薩穆哈往勘。被傷人數。確議拯救。以聞。乾清宮進講畢。上問理學之名。始于宋否。張玉書奏曰。道理具在人心。宋儒講辦。加詳耳。上曰。日用常行。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目。彼此辨論。朕見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終日講理學。而所行全與其言背謬。豈可謂之理學。若口雖不講。而行事脗合。此即真理學也。

康熙二十三年正月。施琅奏。臺灣地數千里。人民十萬。棄之必為外國所踞。請設鎮守官弁。三月九日。等議。賑濟直隸河南。請暫開捐三箇月。停止。旨。捐納事例無益。不准行。四月。設臺灣一府三縣。巡道一員。總兵官一員。副將二員。兵八千。設澎湖副將一員。兵二千。以早命大學士王熙等。審理刑部重犯。五月。上諭大學士等曰。前輔臣時有包衣佐領。下一人。外作善狀。內懷兇惡。卒為強盜。于通州被擒。有包衣人見之云。爾不悛改。今事發矣。因歷數其惡。以鞭

鞭之。後鞫審時。御恨坂陷包衣人。同為強盜。同夥。皆云。勿妄陷無罪。其人不聽。此包衣人竟坐法。由此觀之。天下此等事不少。朕常以此為念。遇有重罪。必反覆推詳。丁部再議。此寧失出。無失入之意也。九卿詹事科道。遵旨舉出清廉各官。直隸巡撫格爾古德。吏部郎中蘇赫。范承勳。江南學道趙崙。揚州府知府崔華。兗州知府張鵬。翮。靈壽知縣陸隴其等。上諭兵部。據阿達哈哈番馬喇等奏。取羅刹田禾。當不及自困。又侍衛關係來奏。將軍薩市素等。亦以取羅刹

田禾為然。則羅刹盤踞雅克薩尼布湖。惟賴耕種。若田禾為我所取。誠難久存。其令薩布素等酌議。或由陸路進。以所刈禾投江下流。或水陸並進。以所刈禾船載之歸。六月。暹羅國王森列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噶陸坤司由投呀菩挨遣陪臣坤孛述列瓦投奏表進貢。上諭。凡所貴道學者。必在身體力行。見諸宴事。非徒託之空言。朕聞學士湯斌曾與中州孫鍾元講明道學。頗有宴行。前典試浙江。操守甚善。可補授江寧巡撫。授九月。以東巡頒天下恩款十二條。辛

卯。啓行。十月庚子。上幸濟南府。至釣哭泉亭。大書激湍二字。又書清漪二字于珍珠泉。壬寅。至泰安州。太山極頂。書雲峰二字。又書普照乾坤四字。建亭懸于孔子小天下處。丙辰。上登金山。遊龍禪寺。御書江天一覽四字。又幸焦山。遂幸蘇州府。十一月。幸江寧府。自江寧回。盩經泗水東境。幸泉林寺。上指示曰。此相傳子在川上處。幸曲阜。詣先師廟。行三跪九叩禮。先是。御舟泊江都縣邵伯鎮。命吏部尚書伊桑阿工部尚書薩穆哈往視海口。諭曰。朕車駕南

巡省民疾苦。路經高郵寶應等處。見民間廬舍田疇。被水淹沒。朕心甚為軫念。詢問其故。具悉梗概。高寶等湖水下流。原有海口。以年久沙淤。遂至壅塞。令將入海故道。濬治疏通。河免水患。自是往還。每念及此。不忘于懷。此一方生靈。必圖拯濟安全。咸使得所。始稱朕意。爾等可往被水災州縣。逐一詳勘。于旬日內覆奏。務期濟民除患。縱有經費。在所不惜。爾等體朕至意。速行。十二月九日。卿等議覆。伊桑阿等勘閱海口一疏。請救下河。臣親往車路串場等河。并白駒丁

溪草堰等口。逐一確勘。治河挑濬深濶。使高郵等州縣。減水堤一帶。運河水口。引流入海。得旨。靳輔見在督理黃河堤岸。又令魚海口必兩悞。應另差官督理。命尋以安徽按察使于成龍。經理海口。及下河事務。一切事宜。申詳靳輔具題。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先是恩將軍薩布素等。不能及時進取羅刹田禾。降旨責之。命都統公瓦山等。與薩布素等詳議。應否攻取雅克薩城。至是會奏。我兵於四月杪。水陸並進。抵雅克薩。招撫不納。款則攻其城。

倘萬難克取。即遵前旨。毀其田禾。以歸議從之。又諭王大臣等。兵非善事。不得已而用之。向者羅刹無故犯邊。收我逋逃。後漸越界而來。擾害索倫赫哲飛牙喀奇勒爾諸地。剽劫人口。搶擄村莊。攘奪貂皮。肆惡多端。是以屢遣人宣諭。復移文來使。羅刹竟不報命。反擾害益甚。爰發黑龍江兵。扼其往來之路。羅刹又竊據如故。不送還逋逃。應即翦滅。今大軍逼臨雅克薩城。姑再以朕諭旨。宣布羅刹。倘仍抗拒。則大兵相機而行。因命都統公彭春統兵副都統班達爾沙。

偕佟寶等叅贊侍郎薩海。仍令督耕。給事中楊爾淑疏請會試及順天鄉試四書題。俱乞欽定。從之。二月。上以周公承接道統。功德茂著。授後裔五經博士。撥給祀田。修葺廟宇。三月。副都御史張可前請。將駕幸關里。御書萬世師表匾額。勒石。頒給各省府州縣學懸掛。從之。四月。先是靳輔遵旨陳善後事宜。查徐州河道。僅寬六十八丈。束水不能暢流。是以徐州迤上。歲歲漫溢。須于毛城鋪添建減水閘一座。王家山十八里屯。添建減水閘三座。北岸大谷山。

添建減水閘二座。平日閉閘。來流遇大漲。則啟閘分洩。以保徐城以上堤。二。又睢寧縣兩山夾峽。河面僅寬百丈。河流又為一束。應于峯山龍虎山之旁。開減水閘四座。又于歸仁堤。添石閘二座。並將便民閘。改深五六尺。以資分洩。又攔馬河。應再添石閘一座。使河流水閘先進積水。以養堤尾。又南岸各閘壩。不特可以殺黃流怒漲。更可分引黃水。注洪澤湖。使助淮流。但洪澤湖周圍數百里。一時不能灌滿。恐仍有黃水倒灌運河之患。必再于清河縣西。建雙金門石

閘一座。并于閘下挑引河一萬餘丈。至于清河縣運口。添建石閘一座。更屬保運濟漕要工。旨導流之水。總會于清河縣。水勢既強。必致踰越堤岸。此減水壩。雖有益于河上。寔無補于百姓。不可不熟計。至是九卿議覆。差往閱河郎中杭霽言。有益黃河堤岸。運道民生。應令建造。從之。副都統馬喇等言。臣遣打虎兒副頭目倍勒爾等往雅克薩城北。生擒羅刹七人。回遞送至京。請蠲免直隸八府。康熙二十三年。未完丁地錢糧。其順水保河。未經圈占地方。及真順廣大

等處二十四年應征地丁各項正賦俱免三之一
六月戶部議都御史姚締虞疏稱生員優免廩生餼
糧伏乞勅部詳查酌復等因查順治十四年四月內
原任臺臣馬騰陞題為釐剔優免夙弊以甦民困一
疏內稱紳衿復免或一人而免數十丁以一户而免
千百畝甚至包擾姻親受人投靠驟入己戶竟不循
例當查貽累小民臣等議此項優免地糧人丁係俸
爵之外自一品以下至雜職生員吏承上免本身丁
徭將優免丁糧悉行停免以充兵餉等因具題通行

在案將姚締虞請復優免之處無庸議其廩生餼糧
查順治十三年九月內議政王等會議因錢糧入不
敷出將每年廩膳銀一十九萬二百二十七兩三錢
零應裁三分之二等因其題遵旨通行在案後將所
支一分全裁今姚締虞請復廩生餼糧以培養士氣
等語應將廩生餼糧准其支三分之一可也依議
上巡幸塞外是日出古地口途次侍郎明愛遣撥什
庫馳報稱都統公彭春等帥師抵雅克薩城下遵諭
旨宣示不忍加誅洪恩羅刹不肯遷歸于是分水陸

兵為兩路。將神威將軍等火器移置于前。五月廿五日並進急攻。羅刹城守頭目額里克舍等勢迫乞降。將羅刹所部官兵及婦女童稚立視遷歸。收回逃人。恢復雅克薩城。以捷音傳知諸王大臣。七月。郎中包奇遵旨以五尺紬文詳加大量。自君林烏喇城至黑龍江城共一千三百四十里。應設十九驛。從之。九月。御史錢珏遵旨指寔陳奏。山西巡撫繆爾賽多。加文水等縣火耗。嫁女時。索屬員禮物。革職。通判張謙交結該換家人。妄詐屬官財賄。布政使那鼐收兌。

多征銀兩事。九卿等覆請。將繆爾賽那鼐提至京師。嚴審。從之。靳輔言。臣赴河南確勘黃河兩岸工程。如考試儀封等縣。應築堤工共長七千九百八十九丈。封邱縣荆隆口。應築大月堤三百三十丈。滎澤堤工二百一十丈。此工告成。不特河南無虞。又可為江南保障。從之。王大臣遵旨議覆。墨爾根地方最為緊要。應築城設兵。領將軍薩布素及副都統一員駐扎。黑龍江設副都統一員。駐防兵五百。從之。九卿等議覆。總漕徐旭齡條奏。漕糧派索諸弊。

應將歷年派索官指名題奏。上諭曰：此等弊端相沿已久，必令指名題奏，則後來督撫難于條奏矣。可著該督撫嚴禁，務行遵行。部議：江蘇巡撫湯斌言：常州降調知府祖進朝請留原任，應不准行。得旨：設官原以愛養民生。湯斌保奏祖進朝清廉，地方百姓莫不同聲懇留，可從所請，以勸廉吏。十月，工部進呈修治京城道塗冊，上曰：工價支給尚少，宜稍增加。至修治小路，若責之居民，則貧人苦累矣。今如大路估算，亦錢糧給之。丙午，五色慶雲見。九卿議：新輔

言：高寶等七州縣下河應築堤，高過海潮，于沿海口地方挑河、白駒場等處建閘諸工，需銀二百七十八萬餘兩。請先撥銀一半，償二涸出額餘官田，收佃價償還。又高家堰應加密排椿丁頭小堤，再于堤裏挑小河築束水堤，共需銀五十三萬餘兩。請先撥三十萬兩。又黃河兩岸築堤工銀一百五十八萬餘兩。請先撥五十萬兩。俱應准行。上諭曰：新輔題請治下河之策，在築堤束水以注海，其工費將涸出田畝所佃價償還。朕思田畝涸出，便當與民懇種。若取田價，恐

致累民。至高家堰，帑築工程，寔為緊要。朕南巡見前人創高家堰，以捍洪澤諸湖，頗有深意。此堰或潰，黃河亦難保固。至黃河兩岸堤工，似在可緩。況三工兼舉，需費甚多，恐國用不敷。著詳議，尋命靳輔按察使于成龍馳驛來京，與九卿等詳議。十一月，免湖南湖北康熙廿五年地丁各項之半。及廿四年未完地丁錢糧，又直隸獻縣河間縣河間衛江南宿遷興化邳州高郵鹽城山東鄒城魚臺今年重罹水災，所有康熙廿四年下半年、廿五年上半年地丁各項悉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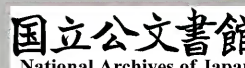
之。大學士等奏靳輔于成龍來京，臣等遵旨問河工事宜。靳輔議開大河，建長堤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以敵海湖。于成龍議開濬海口故道，議不畫一。臣等從靳輔議。通政叅議成其範、科道王又且、錢鈺等從于成龍議。上命傳問高寶興、鹽山江泰、七州縣見任京官本地人所見必確，兩說孰是。直言無隱。尋召問起居注官侍講喬萊。奏曰：「從于成龍議，工易成，百姓有利無害。從靳輔議，工難成，田廬墳墓損傷多，且堤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比民間屋簷

東華錄 卷八
更高伏秋一旦決潰為害不淺上曰朕欲拯救生民耳若有害黎民如何可行成龍所請錢糧不多又不害民姑從其議著往興工尋命工部尚書薩穆哈學士穆稱額速往會同徐旭齡湯斌詳問地方父老回奏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先是薩穆哈穆稱額往勘下河請暫停開濬九卿議允得旨海口不開濬則泛溢無歸濬之使水有所洩高郵等處浸淹田畝可以涸出令集議至是九卿奏奉差大臣及該督撫親問河濱

百姓僉謂挑濬海口無益應行停止上問于成龍云何曰于成龍言開濬海口必修治串場河共約百餘萬臣等以此工果有益即千萬亦所不惜今以百萬帑金嘗試于未必可成之工不若留此以備各處賑濟上曰海口關係民生自應開濬今僉議止且視今年歲水勢如何再酌之伊桑阿薩穆哈勘明應挑濬海口疏畧云臣等詳勘得山陽寶應高郵江都泰州興化鹽城等州縣之水原從車路河白塗河等處流入運益串場河出白駒場丁溪場草堰場劉莊場等

十餘口。由若水洋關龍港信陽港廟灣入海。今因年久車路等河串場河及各場出口俱被沙土淤淺。比高郵興化等處河身反高。以故水雖仍流而蓄水不能出口。今將減水壩一帶運河水口決濬導流。將會流串場河之車路等河及串場河白駒丁溪草堰場等口俱挑濬深濶。引高郵等州縣蓄水入海。始永免水患。據李天復議丁溪草堰白駒岡門共四工先是郎中滿等奉命確探羅刹情形。至是奏額禮克謝率五百餘人復至雅克薩。依舊址築城。上以不速撲滅勢必積糧堅守。圖之不

易。令將軍薩布素等停姑遷移家口。如前所請。速修船艦。統領烏喇寧古塔官兵馳赴黑龍江城。至日率所部二千人攻取雅克薩城。松威道王鵬入覲奏四川楠木採運艱難。請停減。上曰。蜀中屢遭兵燹。朕甚憫之。豈宜重困。今塞外松木材大可用者甚多。何必楠木。著停止。四月。先是靳輔言高家堰一帶臨湖堤工長一萬五千六百餘丈。必密釘排椿。加土壓歸以禦風浪。再堤內離堤七八十丈。必另挑運料小河。即取所挑之土築束水堤一道。約長一萬一千五



夏金
百丈束堤積水以便運料運土搶救工程又上自武
家墩下至楊家廟舊有河形目今汙淺應挑深復舊
約長四千丈挑起之土即幫兩岸堤工又自楊家廟
至寶應湖一帶平灘計長四千丈亦應挑河一道以
引上流減洩之水直達大湖且為運料之路以上四
工共計銀二十二萬四千餘兩請先借撥庫銀容臣
飛星趲竣其餘工程俟收下河屯懇官田籽粒佃價
等項陸續興舉又言黃河南北兩岸應築束水堤長
三十萬丈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八尺需費一百五

十八萬四千兩查各州縣被水淹廢湖灘築堤束水
之後可以涸出開懇計得四萬餘頃令民佃種納糧
則挑河築堤之費可以稍補乞准借撥庫銀五十萬
兩先為興工其餘不敷候陸續分收籽粒并田價餘
銀兩逐漸接濟定限六年之後告竣完工不特向來
蠲除災荒額賦可以盡復而每歲更可加增新賦千
餘萬兩矣俱奉有再行核議之旨至是靳輔曰奏俱
復請照數撥給興工下部議行諭禮部翰林院自
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備猶必博採遺書用克秘

東華錄 卷八
府蓋以廣見聞而資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藝文晨夕披覽雖內府書籍篇目粗陳而裒集未脩因思通都大邑應有藏篇野乘名山豈無善本今宜廣為防輯凡經史子集除尋常刻本外其有藏書秘錄作作給值採築及借本抄寫事爾等部院會同詳議具奏務令搜羅罔軼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閏四月禮部等遵旨議覆購求遺書應令直隸各省督撫出示曉諭如得遺書令各有司會同儒學教官轉詳督學及該督撫酌定價值彙送禮部其無刻板者亦令

各有司僱募繕寫交翰林院進呈有願自行呈送者交禮部彙繳得旨自古經史書籍所重發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覽詳求始成內聖外王之學朕披閱載籍研究義理凡厥指歸務期于正諸子百姓泛濫奇詭有乖經術今搜訪藏書善本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關係脩齊治平助成德化者方為有用其他異端裨說概不准收錄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湯斌由江寧巡撫陞任至京陛見上曰天下有才官者不少操守清謹者不多見爾前陞辭時自言平日不敢自欺

東華錄 卷八
今在江蘇。潔已率屬。寔心任事。克踐前言。朕用嘉悅。故行超擢。爾其勉之。上歷詢吳中年歲風俗。并地方吏治。民生縉紳民鄉若何。又問下河開海口事。何如。湯斌奏曰。皇上命尚書薩穆哈侍郎穆稱額等。與總督徐旭齡及臣。詢問下河民情。臣等遍歷海口。各州縣人衆言雜。不能盡一。即州縣水道海口。亦不相同。大約其言以開海口。積水可洩。但今年荒歉四分。工銀恐不足用。惟高郵興化之民。聞築堤開河。恐毀其墳墓廬舍。其言不便。部臣公議。以築堤取土艱難。工

必不成。且毀人墳墓廬舍。非皇上軫念民生之意。而工程浩大。恐多費帑金。不能奏績。不如暫停。為便。臣與徐旭齡議。以目下遍地皆水。工力難施。暫停未為不善。遂同具題。但念此事。乃我皇上巡狩江南。親見民間房屋。掩沒水中。痛癢念切。隨命大臣相視海口。簡選賢能。開口淹水。真克舜之心。今議暫停。則可。若竟中輟。非臣子所敢擅議。且上流之水。滔滔而來。下流無一去路。不但民間田地。永無涸期。且恐城郭人民。將有不測之患。如去年興化城內水深數尺。萬一

再遇水災。一城付之巨浸。臣等何所逃罪。若云開海口則水遂盡涸。臣固不敢為此言。但水有去路。開一丈則有一丈之益。開一尺則有一尺之益。使浮溢之水漸去。則舊日湖水之形可尋。再加疏濬築防工夫。自有次第。然舉事當念民生。尤當重國計。若多費帑金。而水不能盡涸。非長策也。請無多發帑金。止于七州縣錢糧中酌量款項。暫停一二年。起解留為脩河之用。此外再行設法。總之以本地民力。本地錢糧。開本地海口。心既專一。工不誤用。不作大舉。不多設官。漸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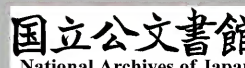
做作。當有成效。此意向曾與薩穆哈等言之。上召問穆稱額曰。湯斌語。尔回時何以不奏。穆稱額曰。臣等與湯斌等同至河干看視。又傳問七州縣民。皆云。此水漫決日久。今欲開濬海口。其事甚難。其挑濬下河高處。使積水歸海等語。湯斌並未向臣言。又召問薩穆哈。對曰。臣同踏看海口。集問百姓。皆言不便。臣等以所費不貲。故議暫停。至湯斌挑濬下河語。間談時誠有之。並非公同商確時語也。上命大學士等以開濬海口事傳問九卿及淮揚所屬之在京官員。五月。大學士等覆奏。臣

等遵旨問九卿及淮揚等處現任京官喬萊等。據喬萊等云：積水須有去路，開一尺有一尺之益，開一丈有一丈之益，雖低窪之地，未必盡涸，而諸壩有減之水，潦沒田地，斷能涸出，但寔心任事，為國為民之人，自然成功。七邑錢糧有限，又因災傷蠲免，畢竟皇上發帑金救民，更速等語。據九卿云：先薩穆哈穆稱額前往相度海口，以水勢甚大，難以開濬，因議暫停。湯斌原任江寧巡撫，所見必確。今稱開海口有益，故復議應開。上曰：衆議共稱應開，薩穆哈穆稱額何以為不可？彼但憑信高成美

之言，自己會不曾詳察耳。此事必須委用得人，方可成功。孫在豐有才，着發內帑一十萬兩，前往督脩。功若可成，再酌量動支正項錢糧。六月甲子，九卿遵旨議覆河道總督靳輔應革職留任。上曰：靳輔去留，有何關係，但另補一人，必塞減水壩。減水壩一塞，則河堤萬不能保。爾等可有兩全之法否？九卿回奏曰：若目前竟塞減水壩，恐一時潰決，受害重大。俟河底刷深後，減水壩方可不用。上曰：爾等意見相同否？湯斌奏曰：臣原不知河道情形，因舊年奉旨往徐州一

帶看視河形見減水太多舊時只有四處今增至三十餘所目前若意行堵塞恐黃河衝決堤岸民田仍受其害若不行堵塞恐水勢分散河流緩弱則河底漸高運道有礙臣愚欲將減水堤稍築加高若水大仍可分洩水小俱使歸道則河底日逐刷深水無溢溢之患減水堤亦漸可堵塞矣工部尚書杜臻曰築堤開減水堤原是古人成法但古人先開引河使水有所歸不致漫溢民田今靳輔但開減水壩未開引河此民田所以淹沒也尋奉旨靳輔暫免草職仍令

督脩 草尚書薩穆哈侍郎穆稱額職以勘河回奏失宴也 七月侍郎孫在豐等陞辭上諭曰朕特發帑金拯救七邑災民命尔前往淮揚所屬下河一帶車路等河并串場河白駒丁溪草堰場等口挑濬事務宜悉心區處使海口疏通蒸民復業 九月免直隸順永保河四府及四川貴州兩省康熙廿六年地丁各項錢糧及廿五年未完錢糧免湖廣湖南福建兩省康熙二十六年下半年二十七年上半年地丁各項及廿五年未完者 鄂羅斯察漢汗上疏乞撤



雅克薩之圍。上諭曰。察漢汗以禮通好。朕本無屠城之意。其令薩布素等撤兵。收集一所。艦立營。并曉諭城內羅刹。聽其出入。毋得妄行攘奪。俟鄂羅斯後使至定議。十月。部覆孫在豐疏言。疏濬之法。開濬不如循舊。築高不如舊低。因勢利導。逐節疏通。一由廟灣。迎留而下。約洩水十之四。一由天妃石碓。順流而下。約洩水十之二。一由白駒丁溪。諸場分流而下。約洩水十之三。其餘一分。由芒稻河道之入江。至若串場一河。綿亘范公堤一帶。既為鹽艘利涉。又會諸引

河之水。傳送各場。以出海口。最為關鍵。而河身淤墊。亟為開濬。上而涇河黃浦子嬰之間。舊有通湖。間減水閘。下而海口。舊有各場諸閘。並應建脩。臣等議。孫在豐既稱。若者宜先濬。若者宜後濬。俟挑完日。改滾水堤為閘。將串場河。令鹽商挑濬。應如所請。旨如議。改滾水堤為閘。座着孫在豐。今靳輔確議。十二月。孫在豐題。先從海口。應挑石碓等處興工。請勅河臣如遇水勢稍減。即將滾水堤盡行閉塞。以便開濬。下河。上曰。孫在豐等果如此具題。其不能與靳輔抗明。

東華錄
卷八
矣。今若不閉壩，則下河一面挑濬，上河一面放水，何日方有成功？若即閉塞，日後運河潰決，則靳輔借以為詞。大學士等請令二人來京面陳。上曰：「此下河決，宜開濬，斷不可止。」孫在豐不必來京，堵塞堤閘之處，孫在豐何敢輕言？若日後上河潰決，渠能任其咎乎？在豐所請，不過上河不敢放水耳。假使靳輔治理下河，不塞水口，能于巨浸中從事乎？靳輔前疏欲將諸口閉塞，今孫在豐為之，又云不可，豈非有阻撓意？召靳輔來京面問，免直隸順天廣西四府二十六年

地丁各項錢糧。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大學士等奏，臣等詳問靳輔，據云：高郵州南兩大減水壩，自正月可塞至五月，其小三減壩，自正月可塞至三月，高郵北其壩，亦有可塞處。惟高家堰之壩，斷不可塞。上曰：開浚下河，其要不在高郵州之壩，惟在高家堰之壩。今不塞高家堰之壩，止塞高郵州之壩，何益之有？湯斌奏云：梯關與前不同，若塞高家堰之壩，則淮水盡入黃河，黃水无倒入淮，淮河之理，從前河堤單弱，不築減水壩，則黃河

必致潰決。今堤既高，若塞堤，使水歸一路，則沙不停壅，河身漸染。今靳輔惟恐黃河潰決，于岸南毛城舖等處築減水堤，令黃河之水入洪澤湖，湖不能容，又于高家堰築減水堤，令入運河，運河不能容，又于高郵州等處築減水堤，令入七州縣。今七州縣水无所歸，不但七州縣之民被災，二三年間黃水淮水及三十六湖之水，並皆停蓄泛溢，則漕運亦可慮。今皇上令塞高家堰之堤，修理下河，不特七州縣漸安，生理漕運亦永受其益。靳輔奏挑浚下河，使積水入海。

雖云善策，但海水倒灌可慮。上曰：海水斷无倒灌之理。今若將黃河南岸毛城舖等處減水堤閉塞，則黃水不入洪澤湖，湖止有淮水，則高家堰堤可以暫塞一年。尔等詳議。大學士遵旨覆奏，開浚下河，應塞減水堤。上問靳輔曰：毛城舖一帶閘堤，可閉塞否。輔曰：永塞不便，可暫停一年。上曰：欲開下河，須塞上流。若但塞高郵州之五堤，不塞高家堰，于事何益。輔奏曰：前孫在豐上議，高郵州未及高家堰。今皇上所見，最為洞悉。臣何敢欺隱。高家堰之堤，亦當如聖諭閉塞。

也。諭工部下河工程。今年著止。將高郵州大小堤。及高家堰閘堤。炤靳輔等所奏。定限堵塞。令孫在豐等挑浚海口。其黃河南岸閘堤。著于來年堵塞一年。其高郵州高家堰等閘堤。既限期堵塞。著孫在豐速備工料人夫。自今年十二月興工挑浚下河。勿致違悞。五月。部議廣西抚王起元言。新升學道陸祚蕃由原任登萊道任赴粵路遠。即改歲作科。亦難遍及。請展鄉試期。于十月舉行。從之。七月。土謝圖汗奏。鄂羅斯遣使請和。已抵臣境。上命薩布素等統兵還黑

龍江墨爾根。部請裁公費。上曰。目下國計充裕。所爭

不在此。况貧官需此以資生者甚多。豈可盡裁。着仍炤現行例行。九月丁亥。丑時。京師地震。是月丙子朔

十月特准順天鄉試。浙江錢塘監生查嗣韓福建侯官貢生林文英五經中試。大學士等奏。前靳輔

疏稱。高家堰之外。再築重堤。請停丁溪等處工程。奉旨問于成龍。今于成龍覆稱。挑下河有益于民。若然。

靳輔修理。則民反受其害。上曰。挑浚此河。原欲有益七州縣生民。靳輔稱高家堰等處築堤。以為屯田。可



獲百餘萬錢糧。朕從前益生民起見，非為錢糧也。此挑河關係緊要，著尚書佛倫侍郎熊一瀟給事中達奇納趙吉士會江南總督摠漕確勘議奏。十一月，諭曰：向者原有風聞糾彈之例，輔政大臣停止。今再行此例，貪官似有做懼，可傳諭九鄉詹事科道，免廣西陝西兩省二十七年應征地丁各項錢糧。及二十六年未完錢糧。十二月，尚書佛倫等查看河工回奏，河臣靳輔疏請築高家堰重堤，束洪澤湖水，盡出清口，並黃河兩岸立閘，分洩黃水，而抚臣于成龍

又奏下河宜挑，不宜停重堤，宜停不能築，彼此意見不合。臣等令勘上下河道，知高郵等七州縣水患皆因洪澤湖水，從減水堤東注高郵，寶應邵伯三湖流入運河。又從高郵城東堤減水堤流入下河，以致七州縣民田被水淹沒。故治下河必先塞上流，使上流之水不得東注下河，則保守高家堰水出清口，自為第一要着。臣等閱視高家堰地勢應如何，臣原議史家店以南石堤以東築一月堤，使六堤所減之水由重堤以內流出清口，自不致冲突堰堤。但洪澤湖水流入漕河，漕隄關係緊

要宜行減水洩。應將淮安以北五叉河閘開浚。引水由草灣入海。至淮安寶慶澗河等處。亦應開浚。引水由射陽湖達。廟灣入海。其高郵城東堤五座減水。堤係下河水患之原。今淮安府南北既經開浚。此處但應堵塞。黃河兩岸仲家庄草灣等處。建石閘三座。分洩黃水入海。仍照原議外。惟安東縣五里墩。建閘洩水。由鹽河入海。恐開閘之處。逼近安東。寔屬危險。應將石閘移建城東。再看得下河形勢。現在流通。今既堵塞上流。盡注清口。則下河水勢自然漸減。應將白駒丁溪州堰三口各工。

盡行停止。其修築月堤。并澗河等處。開浚建閘。所需錢糧。應令河臣確估題請。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

己巳子時。

二十五月

太皇太后崩于慈寧宮。

康熙二十七年正月。御史郭琇疏奏。斬輔治河無功。阻撓下河開浚。又尚書王日濂等議。斬輔疏請屯田。有累于民。請行停止。至高家堰之外。再築一堤。應如所請。上曰。朕南巡河工情形。頗深悉之。今欲築重堤。使水由清水入海。若果有益。當日何以不早築。高郵等七州縣百姓苦累異常。朕目擊心傷。今于堤外又

東華錄 卷八
築一堤。是重困小民矣。至于屯田。有利于廷臣。而害民寔甚。江南人莫不嗟怨。尔等寧不聞耶。以郭琇叅本令九卿會議。江西撫王隲廣東撫朱宏祚陛辭。諭曰。巡撫以操守為要。大法小廉。百姓俱蒙福矣。朕事事以百姓為念。尔等到地方。一切利害有關百姓者。不妨事事奏聞。又曰。為大吏者。亦須安靜。安靜則為地方之福。凡貪汙吏。先當訓戒之。始終不悛。再行叅劾可也。二月。總漕慕天顏言。臣等會勘河工。河臣靳輔議築高家堰重堤。臣等議修高家堰舊堤。

后尚書佛倫等奉命再勘。皆從靳輔臆說。臣不敢附會。且河臣倡舉屯田一事。屯官吏占民田。百姓苦累。臣據寔奏聞。旨着九卿等察議。先是御史郭琇疏題為特糾大臣背公結黨納賄行私。仰請乾斷。立賜嚴譴。以清政本事。臣聞自古帝王御天下之道。舉直錯枉而已。堯舜之世。未嘗不有共鯀驩兜。堯舜始為因其才而姑用之。繼為知其奸而誅殛之。故堯舜之世。稱為極盛哉。我皇上聖德純粹。聖鑒淵深。甫放勳重華。異世同揆。臣竊見皇上用入行政。孜孜求治。惟

東華錄 卷八
恐一夫不被澤。一物不得所。私竊嘆誦。千古難逢。迹者圻輔之地。奸邪逞詐。植黨類以樹私。竊威福以惑衆。日益縱肆。皇上灼知情偽。于一切用人。皆由宸聰獨斷。中外翕服。無不踴躍思奮。臣蒙皇上破格超擢。感激流涕。莫知所以為報。竊自念職在糾彈。仰體堯舜之心。輒效鷹鷂之逐。謹將大學士明珠余國柱持公營私寔迹。臚列具于左。一凡閣中票擬。俱由明珠指麾。輕重任意。余國柱承其風旨。即有舛錯。同官莫敢駁正。皇上聖明。特有詰責。乃漫毋省改。即如御

史陳紫芝叅劾湖廣巡撫張汧疏內。并請議處保舉之員。皇上面諭九卿。應一体嚴處。乃票擬竟不之及。則保舉張汧原屬指麾。即此可見矣。一明珠凡奉諭旨。或稱其賢。則向彼云。由我力荐。或稱其不善。則向彼云。上意不喜。吾當從容挽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結黨羣心。挾取貨賄。至于每日啓奏畢。出中左門。滿漢部院諸臣。及其腹心。拱立以待。皆密語移時。上意無不宣露。部院衙門。稍有關係之事。必請命而行。一明珠連結黨羽。滿漢尚書。則佛倫葛

思泰及其族姪侍郎傅臘塔席珠等。漢人之搃攬者。則余國柱結為死黨。寄以腹心。向時凡會議會推。皆佛倫葛思泰等把持。而國柱更為之囊橐。惟命是聽。但知戴德私門。一凡督撫藩臬缺出。余國柱等無不展轉販鬻。必索及滿欲而后止。是以督撫等官。愈事剝削。小民重困。今天下遭遇聖主。愛民如子。而民間猶有未給足者。皆債官搜索。以奉私門之所致也。一康熙二十三年。學道報滿洲之後。應陞學道之人。率性論價。九卿選擇時。公然承風。任意派缺。缺皆

預定。由是學道皆多端取賄。士風文教。因之大壞。一靳輔與明珠余國柱交相固結。每年糜費河銀大半分肥。所題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極力庇護。皇上試察靳輔受任以來。請過錢糧凡何。通盤一算。則其弊可知矣。當下河初議開時。彼以為必委任靳輔。欣然欲行。九卿亦無異詞。及皇上欲另委人。則以于成龙方沐聖眷。舉出必當上旨。而成龍官止臬司。何以統攝。于是識題奏仍屬靳輔。此時未有阻撓意也。及靳輔張大其事。與成龍議不合。于是始一力阻撓。皆

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天鑒甚明當洞悉斬輔累累
抗拒明治非無恃而然也一科道官有內陞出差
者明珠余國柱率皆居功要索至于考選科道即與
之計約凡有本章必流先行請問由是言官多受其
牽制一明珠自知罪戾見人輒用柔顏甘語百般
款曲而陰行鷙害意毒謀險最忌者言官恐發其奸
狀當佛倫為搃憲時有御史李時謙累奏稱旨御史
吳震方頗有參劾即令借事排陷聞者駭懼以上各
款但約畧指參明珠之為人其智足以窺探上旨其

術足以弥縫罪惡又有余國柱奸謀附和負恩之罪
書之罄竹難盡皇上鼓舞臣僚責其寔心報效臣受
非常殊眷若捨豺狼而問狐狸即為辜負聖恩臣衆
滋大臣固知其党羽寔煩睚眦必報恃有聖主當陽
何所畏忌伏祈靈威立加嚴譴簡用賢能俾贊密勿
天下人情莫不欣暢感戴聖明無盡仰祈皇上睿鑒
施行謹題請旨康熙廿七年二月初六日題本月十
一日案郭琇疏稿是錄未載編尋內閣紅本亦
無此從琇華野集出奉旨補入明珠傳上
諭吏部國家建官分職經理庶政必須矢志精白大

法小廉各守職業。寔心任事。庶無負拔擢簡用之意。朕親理萬幾。歷有年所。于爾部院大小官員行事。無不深知。為臣子者。既儋爵受祿。榮及父母。庇其子孫。家能旬給。便當知足。無致隕越。前已屢頒諭旨。嚴行申誡。又復諄諄而諭。訓誨再三。今在廷諸臣。自大學士以下。有職掌官員以上。全不恪勤。乃職。惟知早出衙署。偷安自便。三五成羣。互相交結。同年門生。相為狗弊。同黨。罔取貨賄。作弊營私。種種情狀。確知已久。九卿詹事科道。皆朕委任之員。凡遇會議。自當各出

已見。公同商酌。乃一一欲行。倡率之人。持議于前。眾遂附和于後。審同草率。一意詭隨。又其甚者。雖在會議之班。茫無知識。隨眾畫題。希圖完結。廷議如此。國事何憑。又有當集議時。緘默自容。及至債事。巧于推卸。朕深惡此等推諉苟容之輩。亦屢加嚴飭。至于用人。關係重大。羣臣賢否。難以周知。故遇緊要員缺。特令會同推舉。原期為國得人。寔有裨益。亦欲令被舉者。驚心易慮。恐致溺職。累及舉者。因而勉自刻勵。九卿諸臣。宜体朕心。從公選舉。方為不負委任。乃歷來

所舉官員。稱職者固有。而貪黷匪類。往往敗事。此皆
瞻徇情面。植黨納賄所致。凡茲情弊。朕非不知。前者
班布尔善阿思哈等。身為大臣。所行悖亂。致干憲典。
遂行正法。至今猶耿于懷。是以比來大小官員。背公
徇私。交通貨賄。朕雖洞見。而不即指發。冀其自知罪
戾。痛加省改。庶可終始保全。詎意積習深錮。漫無悛
悔。如審擬蔡毓榮一案。庇護挽救。瞻徇黨類。百計營
求。因朕具悉其奸。私謀未遂。近差塞楞額。往審張沂
所參事情。朕面諭塞楞額。張沂居官貪穢。爾宜嚴行。

審出。迨差回時。詢問塞楞額。奏稱。臣于此案。盡心研
鞠。若有失寔。甘受誅戮。及覽其奏案。惟恐累及保舉
張沂之人。竟為庇護。朕知內閣原擬票簽。將保舉張
沂官員。并未議及業行折出。又念張沂審結定案之
後。自然發露。因仍用原簽票發。又斬輔下河工程屯
田之案。朕早已察其情弊。特遣佛倫等前往勘議。令
所議殊屬偏私。且凡會議之時。科爾坤佛倫等。務執
己見。持論好勝。苟非懷挾私情。何以力排衆議。朕亦
曾面加戒諭。未見畏悔。如此積弊。愈久愈深。物議沸

騰興情憤激以致言官列款叅奏本應發明其事以
肅官方因不忍遽行加罪大臣且用兵之時有曾效
勞績者故免其發貶勒德洪明珠着革去大學士交
與領侍衛內大臣酌用李之芳著休致回籍余國柱
着革職科爾坤着以原品解任佛倫熊一瀟等着解
任于河工案內完結嗣后大小臣工各宜洗滌肺腸
痛改陋習潔己奉公勉盡職掌以副朕寬大矜全咸
與維新之至意

東華錄卷八

大清
康熙
二十
九年
八月
二十
日
奉
旨
依
議
行
欽
此
天
保
中
年

